

散文

## 枣红马

苏韵棠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风还带着些微寒,便已吹醒豫东平原的泥土。父亲东拼西借,凑了四百二十块钱。那天出发去开封骡马市场时,天还黑着。

第二天早上,我在村口槐树下迎到父亲。一匹枣红马跟在父亲身后,朝阳的光辉温柔地铺在它缎子般的皮毛上。它四蹄雪白,右胯烙着“0719”四个焦褐的数字,左胯下有一片肥皂大小的干疤,像岁月烙下的沉默印记。

“军马,退役的。”父亲把缰绳递给我,手心滚烫。

家里没有牲口棚。我们将西厨房腾出来,父亲砌石槽,我垒草窠,我的木板床支在墙角。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亮,晕开一团暖黄的光,这小屋,便成了我和它的天地。

夜里,我常被它踢槽的“咣咣”声惊醒,灯影在斑驳的土墙上晃动。添了草,它嚼食的“咯嘣”声,均匀而绵长,像夜的呼吸。我在这声音里重新睡去,梦里,都是青草和阳光的味道。

犁地时出了事。一辆摩托车“突突”驶过,喇叭炸响。枣红马双耳陡竖,一声短嘶,猛地将我拽飞出去。它拖着犁,冲进绿油油的麦田疯跑,苗毁犁裂。

当晚,父亲翻出旧三角带抽过去,腕生生的。马浑身颤抖,痛苦地仰头嘶鸣,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漾着一层颤巍巍的水光。我冲上去抱住父亲的胳膊,发觉那胳膊也在微微发抖。

“别打了,”我说,“我来调教它。”

夜里,我舀来温水,轻轻地淋洗它的伤口。水触到伤痕时,它的肌肉猛地收紧。我放轻了动作,它便慢慢安静下来,转过头,温热的鼻息拂过我的手背,带着青草的气息。月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在它湿漉漉的眼睛上,那里面,仿佛有星光在闪烁。

我的调教,从最笨的法子开始。不套缰绳,只是牵着它,在空旷的打麦场里一圈一圈地走。我跟它说话,说地里的麦子拔节了,说学校里的梧桐发芽了。起初,它竖着耳朵听,后来,便渐渐放松下来,会在我停下时,用鼻子轻轻地、试探性地碰我的肩膀。

最难的是让它不怕声响。我让弟弟在远处敲破铁盆,“咣当”一声,马惊得前蹄腾空。我不拉缰绳,只是用

手掌一下又一下抚摸着它的脖子,声音低低地说:“不怕,不怕。”敲了三天,从五十米远到十米远,它终于在“咣当”声中站定,只是耳朵,还会随着声响微微地转动一下。

再下地时,我走在马头旁。拖拉机“突突”开过,它浑身肌肉绷紧,我能感觉到掌心下皮毛的微微颤动。“不怕。”我低声安抚,手指轻轻梳理着它颈上的鬃毛。它昂起的头慢慢低了下来,稳稳地、一步一步地走完了那一垄地。

卸套时,父亲走了过来。他在裤子上搓了搓手,从兜里掏出一把炒得焦香的黑豆,犹豫了一下,轻轻放在石槽边上。马低头嗅了嗅,舌头一卷,豆子便消失在唇齿间,发出清脆的声响。

枣红马来后,我家西屋便热闹了起来。煤油灯把人影投在土墙上,晃动着,交织着。邻居二叔拿来手刻的木象棋,五六个人围着棋盘,吵得面红耳赤。“跳马!”“飞象!”震得屋梁发颤。枣红马安然站在角落,埋头吃草,“咯嘣,咯嘣”,那声音均匀而踏实,像给满室的喧嚣打着沉稳的拍子。

那年开春,姥姥病逝,家人奔丧,只留我在家。我将马拴在院中枣树下,坐在门槛上看《林海雪原》。正看到少剑波智取威虎山,忽闻“咣咣”声——缰绳空悬着,它竟自己解开了扣子,正甩着尾巴看我,大眼睛里似有一丝顽皮的笑意。

我慌慌张张去系缰绳,越急,手越笨。它瞧着我,忽然转身,小跑着出了院门。我拔腿就追。

它不紧不慢,出了村,走上乡间土路。它啃一口麦苗,等我追近,便昂头蹄出百米,停下,再啃。日头渐渐西斜,压在树梢上。我裤腿沾满了泥,嗓子干得发疼,它却在河坡上找到了嫩草,啃得正香,抬头时,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细碎的金光,亮晶晶的。

太阳落山时,它引我到了大河桥头,那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它回头望我,眼睛里是水一般的温柔。我走近,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它却没有躲。我伸手搭在它汗湿的脖子上,能感到皮毛下那有力的脉搏,一下,又一下。我脱下被汗浸透的衬衫,拧成一束,轻轻套在它脖子上,打了个活结。我牵着它往家走,蹄声“嗒嗒”,敲碎了漫天燃烧的晚霞。

自那以后,它再不乱跑。它成了村人最得力的帮手,拉犁直,耙地稳,往地里运粪,一车能拉别家牲口一车半。去粮管所交粮,八里路,胯下的铜铃“叮叮当当”,节奏总是稳稳的,仿佛岁月本该如此。

三月,村头的梨花开成了一片雪,香腻的气息,漫了满村。同学捎来消息:县中复习班,还有一个名额。我坐在木板床上,煤油灯把复习资料边角熏得发黄。枣红马在石槽边慢慢嚼着草,“咯嘣,咯嘣”。我伸手摸了摸那些粗糙的纸张,指尖传来熟悉的触感。那个被马蹄声、落棋声、草料香压在心底很久的念头,悄悄冒了出来,像春天的草芽,顶开了压在头上的土块。

那天早晨去学校时,天还没亮透。我给它添了最后一槽草,拌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豆粕。它低头吃了几口,抬起头看我,大眼睛里,映着晨曦的薄光。我伸手,摸了摸它脖子上曾被衫打结的地方,那里的毛发,早已顺服柔软。它用鼻子拱了拱我的胳膊,湿漉漉、热乎乎的。

我抱了抱它的脖子,把脸埋进它温暖的鬃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有青草、汗水、泥土的气味,还有它特有的气息。千言万语,哽在喉咙里,最后只说出一句话:“好好干活。”

坐在复习班里,像处在另一个世界。满桌的油印卷子,空气里永远飘着粉笔灰。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学校宿舍的硬板床上,总会想起西屋那盏煤油灯,还有那清脆的、有节奏的“咯嘣”声。

半年后的一个秋日午后,我背着铺盖卷回家。院里静悄悄的,枣树的叶子半黄了,在风里“沙沙”响。我习惯性地望向那个石桩——只剩一个磨得发亮的缰绳扣挂挂在上面,在秋风里,轻轻地、孤独地晃动着。

我冲进西屋。石槽边,拴着一头半大的黄毛牛犊,正慢悠悠地反刍,知道有人进来,抬起眼皮,懒懒地瞥了一眼,又垂了下去。屋里,没有了熟悉的草料清香,只有淡淡的牛粪味。墙上那盏煤油灯还在,玻璃罩上,蒙了厚厚一层灰。

“大!马呢?”我冲堂屋喊,声音是颤的。

父亲从堂屋走出来,手里攥着早烟袋。他站在门槛边,沉默了一会儿,才哑着嗓子开口:“牵走了。”

“半个月前,”父亲坐在门槛上,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子溅起老高,“我正套着马耙地,瞅见个穿旧军装的人,他在地头站了老半天。后来他凑过来,绕着马转了两圈,蹲下来摸那个‘0719’的烙号,摸上那个伤疤,然后,搂住马的脖子哭得嗷嗷叫。他说,这是他原来所在部队的马,叫赤焰。在老山前线,他负了重伤,是赤焰冒着炮火把他驮回来的,救了他的命。马胯上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他伤好后转业到地方,多方寻找赤焰,最终找到了这里。”

“那人要原价加五百块钱买回去。我说这钱不能要,早知道它是功臣,说啥也不能让它犁,还让它挨鞭子……”父亲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摸着门槛上的凹痕,指头抖得跟筛糠似的。

父亲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它就那么静静地看我,忽然低下头,用鼻子一下下拱我的手,动作慢得跟跟跟磨似的,轻得跟棉花似的。最后,我死活只收了当初买它时花的四百二十块钱。那人红着眼圈,接过缰绳,突然立正,给我敬了个礼,说:‘我替老战友,感谢您。’”

“车开动时,马站在车斗里,回过头像望着咱的院子,望了很久。”父亲说完,起身走进院子,在石桩旁蹲下,伸手摩挲着磨得发亮的缰绳扣。秋风,卷起几片枣树叶,落在他宽厚的背上。

我站在西屋门口,指尖触到冰凉的石槽,耳边似乎又响起清脆的“咯嘣”声、“嗒嗒”的蹄声、“叮当”的铜铃声、棋子拍在木板桌上的脆响……所有声音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响,又渐渐低下去,最终,消失在秋风里。一回头,只有满院的寂静。

屋檐下挂着的干辣椒,在风里轻轻晃动,碰撞出窸窣的微弱。那段踩着泥土、飘着草香、伴着马蹄声和落棋声的日子,终究是随着那辆军绿色汽车的“突突”声,消失在乡间土路的尽头,消失在一九八三年秋天的风里了。

很多年后,我在机关的宿舍里,还会常常梦见那个场景:枣红马站在车斗里,回过头像望着我,大眼睛在夕阳下亮晶晶的。而我,站在老家院门口,手,还保持着抚摸它脖颈的姿势,掌心却空荡荡的,只有风穿堂而过,凉津津的。

## 向世界报道真正的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1938年2月首次推出中文版,为规避审查风险易名《西行漫记》。

本书真实记录了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领袖、将士们的真实情况。作品从多个维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精神,有力地瓦解了当时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斯诺以生动的纪实笔触与鲜活的人物故事,将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理想、军民生活与奋斗精神,转化为亲切生动、引人入胜的文字。

1928年,美国记者斯诺踏上中国土地,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结下深厚友谊。1936年6月,他怀着“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胆魄,同马海德医生冲破层层封锁,经西安辗转抵达陕北,成为首位踏入“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带

着“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等一连串疑问,他深入陕北苏区探寻答案。

《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毛泽东口述并认可的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份由毛泽东同志口述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评价道:“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八十余载岁月流逝,那颗“红星”依旧闪耀。今天品读此书,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震撼——了解中国,从这颗红星开始;读懂中国共产党,从这本书开始。红星不灭,精神永存。

(记者 黄佳 整理)

诗歌

## 岸(外二首)

金易

一滴水滑落右肘关节  
凉凉的丝滑感  
风并不是大摇大摆掀开夜晚衣袂的角落  
一道闪过发梢的雷声

细细的河流的浪花  
也许可以垂直流淌  
可亲人间,你没有选择  
看着光影里跳动的闪亮音符  
我不想捉鱼  
我不想那些悲哀和惊慌人间的事情

雷声掠过  
有伴着雷声遮盖粮囤的老妪  
还有挪动三轮不被雨淋的年轻店主  
他们没有准备雨伞

垂直流淌的河流  
上接银河,浪漫的星宿海  
在人间,还没有河岸  
人间万物生灵都在河流的夜色中漂流  
没有河岸的夜晚  
星星也回家了,还要赶很远的

路程  
在夜色中闪烁的一点灯光  
在坚毅中,一步一步点亮  
回家的路程  
不管泥泞和黑暗

遥望花开

蝴蝶飞过草丛  
她是快乐的  
草木是快乐的  
蝴蝶没有生活的原罪

深山藏古寺  
爬山虎攀爬时光的不朽  
禅意的空山  
是寂静的空旷

垂柳拂过水面  
水是浩瀚沸腾的静,水波不惊  
山是沉默的  
山从来没有静止和沉默

瓷器,青铜香炉  
古色古香的家具  
风一样了无痕迹的符号  
诠释了过往时光和尘埃  
生命依然执着

墙角的青苔、灌木、残缺的灵石  
壁石  
青翠是不朽的虔诚  
脚步,风雨,陨落的风景依然

鲜活  
春天的秩序  
是生命的一望无际,蓬勃向上

风起处

石缝中的草生在奔跑  
岩石也在沧桑过往中奔跑  
太行飞瀑向光斑里的蓝天奔跑

俞伯牙弹奏的高山流水在奔跑  
浅绛妙曼的身姿在山水间舞动  
大山的精灵  
与东方弯月入画

涂抹在一串串柿子、红果上的光影  
嵌入南太行钟灵毓秀的山石间  
温暖的词汇在山水间奔跑

散文

## 遍地黄花是金簪

李光灿



春夏之交的淮阳,风从沙颍河吹来,带着青麦的潮润,也带着一缕缕清甜的菜花香。我站在通往乡野的田埂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在太阳底下翻涌,风一过,“沙沙”作响,仿佛大地母亲在轻声呼唤我的乳名。

小时候,奶奶把黄花菜(可食用萱草)唤作萱草。她说萱草能忘忧,谁家的孩子要是哭闹,大人便掐两朵黄花插在孩子鬓边,一路走一路唱:“黄花黄,黄花香,娃娃跟我回家乡。”那时我不知忧愁,只记得傍晚的炊烟混着蒸锅里升腾起的菜花香,整个村子都是温软的。

黄花在淮阳熟得早。立夏前后,田里便浮起一层金雾。农人弯腰,指尖在绿浪里翻飞,一朵、两朵……腰间的布袋很快沉甸甸的。日头爬上头顶,汗水顺着眉骨滚进眼眶,辣得睁不开,却没人停手。黄花花期短,错过一日,花苞全开,便失了鲜嫩。我跟着婶子大娘穿行在田垄间,学她们采摘,轻折花梗,脆响入耳。那一刻,我懂得苏轼为什么把黄花比作金簪,它确实是大地别在发髻上的饰物,也是农人攥在手里的金灿灿的宝贝。

采下的黄花要趁鲜蒸、晒。村口

的老石碾盘被刷洗干净,铺上一层雪白的纱布,蒸好的黄花像打卷的绸带,一排排铺下。太阳落山前,它们已缩成细长的金针,颜色从金黄变成深褐,香气却愈发浓烈。夜里,星星挂在头顶,汗水顺着眉骨滚进眼眶,辣得睁不开,却没人停手。黄花花期短,错过一日,花苞全开,便失了鲜嫩。我跟着婶子大娘穿行在田垄间,学她们采摘,轻折花梗,脆响入耳。那一刻,我懂得苏轼为什么把黄花比作金簪,它确实是大地别在发髻上的饰物,也是农人攥在手里的金灿灿的宝贝。

黄花全身是宝,根、叶、花蕊各有用处。爷爷把老根洗净切片,泡在自家酿的高粱酒里,坛口封紧,埋到枣树下。来年开封,酒色如琥珀,入口先

辣后甜,后味是淡淡的草木清气。奶奶把晒干的叶子编成草垫,夏天铺在床席上,吸汗又驱虫。至于花蕊,则成了点火用的纸煤,轻轻一吹,火苗便蹿上来,烧得锅里的黄花汤咕嘟冒泡。那汤清亮,漂几粒枸杞,喝上一口,舌尖先尝到草木的微苦,继而泛起甘甜,五脏六腑像被温水洗过,连烦恼都沉了底。

如今,淮阳黄花菜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淮阳的旅游大巴一辆接一辆。电商直播间里,年轻的主播捏起一根干黄花对着镜头说:“看,七蕊六瓣,不熏硫、不染色,泡三分钟就能炒肉丝!”屏幕那端,订单不断。我返乡时,恰逢合作社分红,父亲捧着存折笑得开怀:“一亩地比去年多挣两千块!”他的身后,新建的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运转,传送带上,黄花排着队走进真空包装机,像一群即将远行的孩子。

夜里,我独自走到田边。月光下的黄花菜地静谧至极,只有露珠坠落的轻响。我掐下一朵放进嘴里,微涩,带着露水的凉。我忽然想起《本草求真》里那句话:“萱草味甘,而微凉,能去湿利水,除湿通淋,止渴消烦,开胸宽膈,令人平气和无忧郁。”原来故乡早把答案藏在一朵花儿里,土地养人,人亦养土地,岁岁年年,生生不息。风掠过花梢,掀起一阵细浪,我仿佛听见苏轼在远处吟哦:“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

是啊!这遍地黄花,既是金簪,也是乡愁;是药,也是灯。它照亮游子的归途,也点亮乡村的未来。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